蕉軒隨錄

蕉軒隨錄卷四目錄

驅鱷

外江

仙詞

水神

晩晩

瓦氏兵

王振

使窮百姓有飯喫

士壄

蕉軒隨錄卷四

定遠方　濬師　子嚴

古今詩句下字之妙

古今詩句下字之妙有不可移易者如杜少陵苦遭白髮不相放放字妙劉文房欲買雲中若個峰買字妙錢仲文已覺輕寒讓太陽讓字妙戎昱蟲聲竟夜引鄉淚引字妙李長吉魚擁香鈎近石磯擁字妙李文饒月中清露點朝衣點字妙楊萬里荒荒瘦日作秋暉作字妙陸放翁丁丁殘漏伴斜河伴字妙蔡端明陌頭霏霰與

風俱俱字妙王禹偁海門山色滴吟窗滴字妙宋子京簫聲催暖賣餳天催字妙劉公茂棲鴉不動寒偎樹偎字妙雷希顏雪壓池塘慘不波慘字妙元遺山千首新詩工作祟祟字妙又楊柳攙春出新意攙字妙黃滑百蟲專夜故秋聲專字妙倪雲林簾鉤半怯杏花風怯字妙予曾有句云漫把蟛蜞比司馬恐教饞煞卓文君未知於古人何如也

地名節稱

何子貞撰其先文安公行狀列文安在府尹任奏疏動

稱順屬入譏其陋謹讀乾隆間

高廟諭旨內外各衙門題奏事件遇有地名字面理應避照全寫向來章疏祇圖省便每將地名節稱一字其謬不可枚舉如熱河之但稱爲熱多倫諾爾之但稱爲諾則其尤甚者此皆幕友吏胥相沿行文陋習形之奏牘殊非敬謹入告之體昨戶部進錮免海州沭陽積欠本內輒照原題寫作海屬字樣內閣亦卽照依票簽經

朕指示改正今楊應琚奏開渠增墾一摺稱巴里坤爲坤城亦令增改發鈔矣前因各該衙門有稱滿洲蒙古

作滿蒙者曾經降旨訓飭此等字面皆可類推何竟不知舉一以例三耶嗣後凡遇地名字面一概全寫不得競趨簡易致乖體制欽此按割裂地名字義最爲鄙俗予曾見無爲州公牘稱無邑尤可笑近日與東羅定屬邑每稱三羅亦無謂也

覺羅

肇祖原皇帝曾孫爲

興祖直皇帝

興祖直皇帝有六子第四子即

景祖翼皇帝其第一子第二子第三子第五子第六子

五支即

玉牒內所稱覺羅大祖覺羅二祖覺羅三祖覺羅五祖

覺羅六祖也

景祖翼皇帝有五子第四子爲

顯祖宣皇帝自

顯祖宣皇帝本支以下俱爲宗室第二子慧哲郡王第

三子宣獻郡王俱無嗣外第一子武功郡王第五子恪

恭貝勒二支因屬

景祖翼皇帝之子
景祖行次居四即稱爲覺羅四祖咸豐丁巳予充
玉牒館校對特恭錄而記之

司馬

堯典舜典無司馬官名文獻通考載鳴鳩氏爲司馬又
堯時棄爲后稷兼掌司馬此外無聞淮南子齊俗訓堯
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
田師奚仲爲工按契爲司馬不知何據大田師之名并
未見於經籍史記周本紀帝堯舉棄爲農師腐遷最好

奇亦不聞有此稱謂奚仲豈即義仲耶姑識之以俟博雅者傳曰奚仲爲車正封於薛

骨鯁方

鄱陽汪友良因食蒸蹄誤食骨如指大鯁於喉間累日不下家人憂之汪昏睡間如見朱衣人來告曰聞汝骨鯁苦痛吾有一藥可治乃南硼砂最妙旣覺索砂一小塊淨洗噙化食頃脫然消融見明張子正誼宦遊紀聞

徐文誥案

文人欺世盜名古今一轍涇縣包愼伯大令世臣先世

癸戊辰同歲生所著安吳四種隱然以兵農禮樂自任兼有杜陵許身社稷之想其實迂謬不通所謂待腰裹飛兎而駕之則世莫乘車也集中書三案始末陸名揚一案以司刑名者強改名揚爲明揚以聳觀聽按陸名揚本多年包漕積匪地方官必應懲辦愼伯若許其爲義俠者頗誇直筆妄矣至記徐文誥案事主名字顚倒錯誤而於大小承審官員隱匿其名直筆更不應若此兹閱靜海張君某（歷官山東浙江知縣著宦海聞見錄未刊）所記一則實爲詳審特錄之以見愼伯掉弄筆頭之陋張君記云汪喜

樓汝弼為泰安令泰安徐家樓徐文誥者家素富有盜贓之以徐昆季皆善鳥鎗不得近嘉慶乙亥徐深夜聞盜警兄弟持鎗出徐宅門南向周宅外皆甬道外周皆佃屋外周之西南隅為木柵門徐兄弟偕立宅門首驀見二人自西甬道出趨而東徐兄弟揣為盜一一鎗并發既察之非盜一為族人徐士朋一為佃人某皆徐氏防夜人也徐士朋傷稍輕調理旋愈佃某左前脇右後肋皆有鎗子傷立死則以盜刦殺人控縣縣詣驗查勘情形徐宅門左右壁上無形迹可查其木柵門內泥壁上

有烟火痕並嵌有鎗子詰以盜曾入室否則以砸毁樓窗越入對察其樓凡上下兩層窗居上層去地丈餘勢不能飛而出入詰其所失何贓則以查點未清對乃諭令查清補報徐文詰旋呈失物單衣服二十五件詰其顏色表裏領袖多與失單不符詢其故則皆文詰弟衣也詢其室則文詰所居詰以文詰衣何所在則在弟室詰以儲藏何必互相異不能對越數日文詰忽具呈曰雇工柏永柱室中有三眼神鎗一具請問諸柏訊之柏果以疑賊擊斃引服月餘柏妻忽喊控謂伊夫初無擊

賊事乃主人以五百千賂令頂認也說事某過錢某言之鑿鑿以賂未全付故不甘提訊柏柏亦翻異飭傳徐徐逭赴省塡當是時歷城捕役獲賊犯楊進忠供有在徐家樓銷贓事主語而徐隨以楊進忠供認上控委歷城令赴泰安查勘與汪原勘同乃委濟南守胡祖福候補守錢俊候補令周厚田承寬會訊而厚田實主之訊楊進忠堅不承其前供則歷城捕役以百金誘之也訊捕役亦堅不承歷城令郭春卿志青與厚田同里閈謂厚田曰此事情僞灼然君必欲研訊捕役將置予何地

平厚田諾乃專訊徐文誥具得疑賊擊斃賂柏頂認狀
獄成徐兄弟皆擬徒厚田嫌過輕弗署稿隨以胡錢衙
名上臬司程鶴樵 國仁 貫文誥弟文誥乃獨當罪旋奉
部駁謂一鎗不能傷兩而且鳥鎗殺人例同故殺何得
擬城且飭復訊濟南守委候補牧李 岡 訊之徐語戇李
怒曰爾恃爾爲事主耶現奉部駁將論故殺決爾首爾
事主奚足恃徐大懼乃以盜斃事主委員周刑求事主
委員李妄擬事主大辟控都奏聞
上大怒旋

嚴諭畧曰國家設立州縣本以戢盜安民乃平日疎防以致盜賊橫行已屬不職及事主被賊傷斃賊已供認不向賊犯嚴鞫乃反刑求事主逼令代賊認罪且欲置之大辟此等情節較之盜賊尤爲可惡交東撫立即嚴辦等因

諭旨尤爲可惡旁奉

硃筆添注曰益覺可恨直同唐之來俊臣矣此李委員竟應正法斷不可恕

諭至人人惴栗汪亦慮禍及時直督温景僑承惠降爲

東臬汪故英相高足溫亦英相門下也乃屬汪以原勘原訊情形通稟撫軍遂據稟覆奏奉
硃批秉公研訊勿枉勿縱批摺返衆心少安嚴緝逸賊獲九人皆供係未獲之王大壯王二壯施放鳥鎗擊斃事主詰其鳥鎗所自來則竊自歷城宋姓查歷城果有宋姓報案而無鳥鎗訊諸宋姓則曰鳥鎗實被竊以係軍器不敢呈報訊以傷人後鎗置何所則賊已潛置館陶縣界河畔淤泥中飭委員赴館陶查起甫至河則有以鳥鎗來獻者詰所自則得自漁人詰以漁人何在則

叢入中應聲出謂得自河畔淤泥中持以示宋姓㒷不謬濟南守胡祉福已升登萊青道趨至省時温訊辦頗嚴切然初無意與原審諸君相仇也胡如作乞憐語温亦自有解免術胡至省未晤温輒謁撫軍和舜武曰此案皆徐文誥銀錢買出仍用柏永柱頂兇故智耳和然之謂委員趙盟溪毓駒曰爾訊泰安案乎趙唯唯和曰胡兆為子孫計耶趙怒愬諸温温亦怒則具稟請假銳意嚴鞫之賊供認如初飭王古漁琢淶高初亭澤履覆鞫均稱不謬二人皆胡密友也乃以印稟申撫憲而於

次日上謁和曰聞此案係徐姓買成者溫曰有買必有賣委員鬻獄耶本司鬻獄耶果有確據盡參辦和曰案多疑竇溫曰請指駁之本司能項覆和曰胡弗用印詳溫曰此案係奉

旨交撫臣督同臬司審辦故弗詳此固易事明日當以印詳來然既用印詳則各官處分便當敘入矣和曰盜首未獲應監候待質溫曰無庸也獲犯過半且先後拏獲隔別研訊如出一口例得先決從罪何必待質如必欲以待質請宜先以本司無庸待質之言奏和依言奏

請奉
上諭待質以一年爲限如一年不獲先決從罪而温隨
懸重賞捕逸賊盡獲之皆供認不諱和撫感疾卒程鶴
樵由浙撫調東撫程知温老於吏事懼弗敵乃引兗沂
道臺槐爲助攜至省童於温程兩公子皆同年友而程
相知最深與温素不協程以原轉官奏請迴避奉
旨毋庸程曲意結歡温偃蹇遇之程無如何惟於温詳
册籍細故駁飭爲延宕時日計如是者屢矣時山左當
大比程入爲監臨藩司爲提調適以東昌河事程屬温

往勘視溫曰此藩司事臬司奚能往程具奏曰鄉試大典也臣監臨藩司提調均不能分身東昌河事急須大員前往勘視臣愚以為人臣事君惟力是視不宜過分畛域坐視誤公乃臬司溫承惠屢經敦促堅執不往臣竊其意不過以曾為總督不肯受人驅使耳臣坐困闈中奮飛無術焦急萬狀呼應不靈臣實無可如何云云

奏入

上褫溫職以童槐司東臬并飭查溫在東省有無劣跡童列欵上告並於摺尾聲明臣與溫某之子溫敀鵬本

係同年斷不敢瞻徇年誼上負
天恩旋奉
旨溫啟鵬革職溫某戍邊從此吳越一家可冀指揮如
意矣而徐文誥又以撫軍迴護原轉有心苛駁控都
欽差帥仙舟承瀛赴東訊辦東省至都九日程急足不
三日可達乃僞爲弗知也者據實馳奏各官均擬褫職
奉
旨薑槐甫經到任乃能不避嫌怨秉公辦理甚爲可嘉
既得

旨星使亦不敢異同惟各官褫職無一擬戍者疑未協

而各官中汪乃英相高足錢乃撫軍（琛）介弟李亦奥援

胡與盧冢宰（蔭溥）爲世講與總憲吳（芳培）爲親家翁而

胡以故交尚書（高望）在日侍學　書房屢承

眷問唯厚田無憑籍乃決意戍厚田而徐氏以厚田承

審時窮追研究不遺餘力銜恨甚乃屬徐士朋揑稱厚

田曾令跪鍊數晝夜掌責三十五下逼供入罪提驗跪

鍊疤痕士朋以左足呈果有疤痕如豆乃熬訊厚田三

日厚田百喙不能解事急厚田憤然曰委員雖昏憒糊

塗何至使受傷人跪鍊然旣遭毒噬無以自明請驗其
右鄰如亦有疤痕參員認罪可耳驗其右鄰實完好厚
田曰世亦有屈一鄰跪鍊者耶時訊供者滿漢二司員
滿員某顧戴姓漢員曰前議不可用矣而士朋誣執掌
貴愈力厚田不敢復辯乃誣服時各官皆照原奏而厚
田獨科以任性妄斷請發新疆奉
旨胡祖福錢俊李剛周承寬汪汝弼均革職其任性妄
斷之周承寬著發往新疆效力贖罪盜犯首從分別斬
梟發遣有差

聖鑒淵深明見萬里一經轉移錄兩悉稱異哉厚田親
供本出孫艮炳手予以戊寅至東厚田持示予予曰誤
矣細繹供意皆歸罪徐文誥令各盜供認甚堅而君力
與
嚴旨抗禍且不測君祇以同奉司委並未會銜畫行十
字爲護身符其案情之是非置勿辯可也厚田是之予
隨爲改擬潛麗樣至復爲筆削麗樣去予又加以改竄
厚田乃以此呈星使時胡祖福欲諉罪厚田爲承審而
自承率轉故以同奉司委破其說云厚田旣具親供赴

臬司禀知董閱其供曰爾欲牽涉撫軍耶厚田曰臬札
具在則司委非揑飾原詳具在則未會銜畫行可覆核
也何牽涉之有董弗應移便坐觀書厚田起曰參員來
禀知禮也大人乃以非禮相加乎參員去矣不顧而出
董追送之拊其肩慰藉甚至此案盜與事主之鎗同時
並發各傷一面兩不相蒙亦兩不相知迨積重難返乃
僅以盜傷定案耳不然事主之鎗不能傷及兩面豈盜
犯便能一鎗而傷兩面耶

醮字作醮字解

子過高郵州有句云短棹搖波烟醮碧長隄垂柳葉搓黃或疑醮字係醮字之誤按爾雅水醮曰厬醮盡也荀子利爵之不醮也亦作盡字解予詩中用醮字本此

星隕如雨

前漢書五行志引春秋莊公七年星隕如雨如字作而解劉歆杜預范甯均本其說按劉敞曰如雨者言衆多不可爲數也春秋記星隕爲異耳夜中而雨何足記乎御纂采之以爲其義甚精吳中朱師轍元英左傳拾遺云以星隕如雨爲與雨偕則辭拙矣謂天方雨而星偕

之以隕乎謂星方隕而雨偕之乎雨則必雲星隕於雲貫雲而後接於地則何以知其爲星也偕之辭不得設也星隕於先而雨於後則亦書星隕而已矣偕之辭尤不得設也以偕訓如其義不類若以如讀爲而是又後儒不得夫偕之義而遷經以就傳之失也此說蓋原本劉氏

昌羊

退之進學解云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東坡曰不知退之卽以昌陽爲昌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

可以引年耶按淮南子說林訓昌羊去蚤蝨而來蛉窮注昌羊昌蒲也韓文引用不悞後人傳寫或以羊作陽耳

自署其字

管巽之孝廉同題王悔生先生文集中有云惲氏大雲山房文集勳於篇中署惲子居曰四字意甚以爲不典惲氏孤學無師無足怪耳桐城王悔生從海峰遊於此等宜素講今其集首孟獻子論亦自署王悔生曰是豈合古人之義法哉不知張河間髑髏賦起首云張平子

將目於九埜觀化乎八方西漢文字已如此不得謂之不典也

帳

帳計簿也前漢書武帝紀明堂朝諸侯受郡國計註若今之諸州計帳也唐時有戶帳北史蘇綽有六條之奏周文置諸坐右令百司習誦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好惡倒置

二叔以周公將不利孺子盜蹠以孔子爲偽馬季常爲

梁冀奏誣太尉李固劉歆爲王莽定西京郊祀之禮揚子雲獻美新文蔡中郎表薦董卓荀文若阿附曹操孔北海論漢高祖過於周武王路粹奏殺孔北海殷仲文諂桓元田承嗣以安史爲聖永貞八司馬皆茂材異等乃結黨王叔文錢氏因私怨誣歐陽公帷薄之醜曾公亮力薦王安石孔文仲攻伊川謗爲五鬼之魁東坡目程頤爲奸邪胡安國信游酢言謂秦檜似荀文若賢於張浚朱晦翁攻蘇氏之學以爲害天理亂人心陸放翁爲韓侂胄作南園記張度劾奏高季迪爲蘇州府魏觀

作上梁文王陽明比朱晦翁如洪水猛獸　本朝李穆堂力爭嚴嵩不應入奸臣傳彼小人無論已賢哲中亦復蹈此怪哉何好惡倒置若斯之甚

王子懷侍郎

咸豐丙辰夏予在　圓明園直班是日爲萬壽聖節禮成王子懷侍郎邀周芝臺相國時官尚書車意園侍郎來予直廬小憩予問公來飯否甫呼庖人公曰勿庸我代君作主人可乎遂出酒肴相欵公健飯每食必三盌相國戲之曰今日尚能三盌耶相與大笑予賦

詩有句云白頭依壽母青眼到狂生公頗稱賞引疾後
不復出矣
今上登極命恭親王及軍機大臣傳公至詢病狀並奉
志慮忠純直言敢諫之褒公感激
兩朝知遇再起爲吏部侍郎讞獄山西丁太夫人艱歸
皖江一日予午睡夢公入手一紙示予閱之乃七律一
章醒僅記其一句云報來霜信故遲遲未幾訃至公已
捐館舍奇哉予挽公詩記其事載集中
何波

呂東萊有驚起何波理殘夢之句波字多不知何解按范石湖吳船錄載王波波波者尊老之稱祖及外祖皆曰波又有所謂天波日波月波雷波者此王波或王老或王翁也宋景文嘗辨之謂當作皤魯直貶涪州別駕自號涪皤或偶從其俗也

讀胡文忠遺集

胡文忠公林翼勛業彪炳今讀其遺集乃知經濟皆從學問中來非尋章摘句畫紙上空談比擇其議論之卓然可傳者錄之昔謝秘書愛沈約集行立坐臥靡不諷

詠予於公之文章殆庶幾矣　讀小宛之五章疑傳箋釋義蓋未盡也傳曰交交小兒應釋爲羣飛兒箋曰竊脂無肉食粟失其性不能自活亦未盡當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喻今人之差胥周閭民居所在啄食之人也交交喻羣黨之義竊脂喻貪婪之狀哀我塡寡宜岸宜獄詩人自知孤弱無可訴而以岸獄爲宜其忠厚悱惻哀而不怨亦可傷矣呼長上而冤莫能伸卽卜之鬼神亦無善兆詩旨尤爲沈痛　徒曰儉以養廉尚未足盡司牧之責必能除一切苛政胥吏皆設法禁制之使無

撫弊並採風問俗去其害馬以安馴良泯雀角鼠牙之
衅不驚不擾民得寬然而盡地力時與之課勤警惰講
信修和則教養兼施可以召麻祥而除天札　昔漢光
武於兄齊武王之慘死枕邊時有涕泣而平時言笑如
常以其時客創大業另樹鴻基英雄作事以大志爲尚
不可作兒女子涕泣且天下之賊多而亂亦日甚涕泣
悲傷可以止賊耶　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則雖以諸葛
公之才亦必一事無成此古今不易之定局　兵事以
氣爲主譬之孺子之戲豬脬縛以繩而鼓以氣閉其外

而實其中方其氣之盛滿千鍾不破一針之隙全脬蘚然　兵事以攻城爲下策得一堅城破數十巨壘殺賊不多賊氣仍熾而士卒傷殘元氣不復非用兵之至計又當逼城攻壘之時如雀之伺蟬志在於蟬而不知弋人之又伺其後攻堅不克志懈力疲他賊旁掇往往誤事　求才如相馬得千里馬而人不識識矣而不能用方且樂駑駘之便安而斥騏驥之英俊使韓彭英鄂不遇沛公與秦王亦奚自展使韓彭英鄂更易姓名即日在人前而人亦不識人才奚以振拔哉日坐聽事門無

留資專意詢訪集思廣益即使縱橫說士射利營私而明鏡在胸本無成見正未可因噎廢食也　自來西域臺灣逹州起事均因官吏貪汚會匪得以藉口川省之惡熾如煌而嚳劉青天近年新甯因貪吏李博平羅勒價二千文一石次年差役訛詐曾再浩之妻黨以致李元發又復倡亂桂平袁正因謬縣登仕郎匾額疊次訛詐因而倡亂僞稱爲王前此固羨慕登仕郎而不可得者也鋌而走險誰爲厲階是會匪極多之地如得廉吏主持必不致釀成事端即無會匪之地而以貪吏混迹

則平民亦可釀亂明季張李之亂豈盡拜會者乎　富
鄭公言凶險之徒讀書應試無路心常怏怏因此遂生
權謀密相結煽此輩散在民間實能嫁禍要在得人而
縻之蘇子瞻云鋤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明
邱濬亦言紛紛擾擾之徒從無定志所慮者粗知文義
識古今者耳平時宜有以收拾之觀諸公所論實切今
日之務蓋駕馭人才卽以消弭隱患先爲布置使得生
養授以覊勒範我馳驅內釁不生外侮自息故用士用
民乃今日之先務　濬師按鳳亳諸生皆沭霖頗有膽識賊氛起時請於署壽州知州金光筯

求入闕練局光節不許復輕侮之
補森怒歸乃揭竿嘯聚卒釀大患　操之太急是鼂錯之
峭直之弊委心任逆是胡廣中庸之詒　禍積於蕭牆
勢處於危急而不能不資成案秉舊例係侯之乞憐於
牘背魏尙之見屈於刀筆吏古今同慨必至決裂不可
收拾　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言道學者疑之而英雄賢
相之方畧實不外此自強者天道之所取自弱者洪範
之謂極帝王馭世之微權必取強桀之人預爲駕馭爲
我用而不爲人用　軍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敗
唐代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其時名將如郭子儀李光

鄉亦不能免蓋謀議可資於衆人而決斷須歸於一將
團練之弊此中過誤不在民而在吏州縣苟師法子
羽子賤以得人爲先有兄事師事之人則亦未始不可
戢奸謀而清內患三代以下官與士民相隔絕所與處
者役耳事奚由理今日之事當進君子之眞團而退小
人之僞團團練可張虛聲杜奸細追敗賊絕擄掠　大
抵用人之法總須用苦人心思才力多出於磨練故遇
事能知其艱苦曲折亦能耐勞膏粱紈袴皆下材也
財用如人身氣血弱必自保強或妄爲但肢體有疾如

癱疽瘠瘸之類病在一肢一脛而周身之血脈皆阻
軍士傷尙可完大將亡不可贖　軍事必有所忍乃能
有所成地方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　佐雜必不能不
循資格否則司吏胥高下其手而撞騙萬端司中於循
資序補挨補之餘訪拔其聲名之尤美參劾其貪鄙之
太甚者卽可以整飭惟州縣有民社之寄斷不可僅守
資格要缺必須遴員差委例得酌量昔年從政見天下
之督撫藩臬一差一缺無一不照例而行卽無一不挾
私以徇其瘠苦煩難人所棄者則尙有輪補輪委之人

而肥美滑甘則皆捷足者所得懸一例而預謀於例先更變一說以圓通於例外實足以快其私而不足以杜一切之弊蓋輪補酌補輪委酌委本有兩端之趨避而顛倒之心上下之手則仍在督撫藩臬耳昔在黔湘見藩臬某某動輒言例無一事不照例實則無一事眞照例京官有所囑託或吏有賄求如鼓答桴其應如響京信朝至司牌夕懸苞苴夜行委札晨發甚有一出省而獲盜數十名專意請託而記功十次數十次者故曰循例適足以快其私而某願破格以一人執咎也　禍福

有定命顯晦有定時去留有定數避嫌怨者未必得不避嫌怨者未必失也古人憂讒畏譏非以求一己之福也蓋身當其事義無可辭恐讒謗之藉騰陷吾君以不明之故故以悄悄之憂心致其忠愛之忱耳至於一身之禍福進退何足以動其毫末哉　富國之道須先利民乃有根本欺民者詐也自愚而以之愚人智者不爲也剝民者自剝其身也割肉充饑腹未飽而身已殘仁者不爲也　去冗官裁額兵是節餉之大政富國强兵之遠謨順治初年御史林起龍即奏言本朝兵多必貧

必弱又乾隆年間阿文成力爭不復名糧嘉慶　聖訓

稱文成老成謀國若去塘汛專交地方官護解餉鞘人

犯亦可節去兵額十分之三惟以出缺懸糧永不補額

爲派兵至法　果決人宜兵柔懦人不宜直爽人宜兵

修邊幅人不宜也自古無不上當之聖賢豪傑不因此

而別有所趣向乃算志氣　自來義士忠臣於曾經受

恩之人便終身奉事惟謹韓信爲王而不忘漂母一飯

之恩張蒼作相而退朝即奉事王陵與陵之妻如父母

終身不改此其存心正大仁厚可法可師　時事艱難

吾輩所做之事皆是與氣數相爭然成敗之數盈虛之效有天命焉非憂患所能稍減　時事艱危宵小滿天下所望仁人君子廣大宅心敬賢包荒以扶持元氣若先自同事猜疑則讒慝之口即乘隙而來凡道府州縣每好讒謗客官紳士以投本省長官之嗜好不可不察也昔年滌帥治兵長沙專銜參中協清德而不會撫銜駱帥容之忍之至今湘人賢者不多滌帥之抗直而多籲帥之有容也　程子稱司馬公爲九分人又稱爲腳踏實地人蓋經天緯地之才並非驚高遠談奇妙之謂

不過踏實二字便是奇才　官先事士先志志在爲好官必無不好之理嘗笑近年官吏若以小學生作八股之勤苦施於政事事無不辦若以歲得束修之數爲自奉於官場則雖瘠苦亦沛然有餘　朝廷之設官其祿養固較束脩爲優矣近數十年凡蠹國病民之吏其子孫至今有昌熾者乎　吾輩旣忝顏而居民上便不當謀利如欲謀生則天下可以謀生之途甚多何必借官而謀及其私此一說也又大亂之後必須明其政刑姑息因循實足憤事　進賢退不肖太守之職也昔楚有

嚴公樂園先生官秦作守令幾二十年官蹟循聲治行第一嘗曰長官之於屬吏必當揚善公廷規過私室仁哉斯言可爲法守　昔年未入仕途不復關心晴雨近年則憂患乃深杜老所謂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者誠爲切至之言治亂安危之數天也而實本於人心人苟獲罪於天則禍且立至人苟未絕於天則福亦可求詞訟案牘日與士民相親亦須苦口婆心以正人心厚風俗爲先務　東坡謂牧馬者馬瘠則添一人以牧之添一人而馬愈瘠此可悟用人行政之法　王文成龍

場之行于清端羅城之事一生功勛皆從苦境中磨練
而成惟百折不回之志氣則萬萬不可稍挫稍鬆耳
世俗不殺人以陰隲爲說忍於善人而不忍不善人且
不論人之善惡而以爲殺人則必受殃咎昌黎不云乎
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我願執其咎矣且姑息養奸之古
人莫如吳下老公終爲倭㓂所制其子孫又各自戕賊
今人則有鄭巡撫祖琛之在粤西殺一盜必念佛三日
遂以貽禍天下塗炭至今不知所謂陰隲者安在　然
則好殺不好殺均非物理之平惟其生殺之當而已矣

以殺人之政行其不嗜殺人之心而歸於生道殺人而已矣　予守黎平延見士類及椎結苗頭以保甲册籍爲團練張本自朝至莫口不絶音其士類來見或坐或立其苗頭來見或賜以酒食令其據地席坐均詳詢以民情地勢使各得盡其意而去俗人畏見士民疑其請託否則謂褻尊失體耳夫公事進其直陳私情囑託假公言私何難立破其奸坐堂皇以申法律至褻尊失體之說尤爲鄙俗吾視天下公卿至於黎庶其貴賤亦正相等

潘師拔白香山王夫子詩吾觀九品至一品其間氣味都相似紫綬朱紱青布衫顔色不同而已矣

公所言蓋本白詩不因親民而賤不因簡傲不親民而貴也

荔枝草

荔枝草又名蝦蟆草方莖尖葉枝節對生葉上起點如荔枝故名荔枝草其草二月生苗八月萎如被猘犬傷即起根葉不拘多少佐以五爪葉草入臼搗爛取汁對酒飲或用酒熬濃汁服摭被厚蓋如得汗出即愈七日一服三服即瘥此乃起死回生之方

驢

朱粱遣使致書於蜀命諸從事韋莊輩具草皆不愜意

因使謁消修復一筆而成大稱旨召諸驢同宴飲次消曰偶記一語消年少多遊謁諸侯每行必賫齋書策驢亦馱之馬亦馱之初戒途驢咆哮跳躑與馬爭路而先莫之能制行半日抵一坡力疲足憊遍體汗流回顧馬曰馬兄吾去不得也可爲弟搭取書馬兄諾之遂併在馬上馬卻回顧爲驢曰驢弟我謂你爹少伎倆畢竟還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又梁人遣使至遼求轅軸材耶律鐸臻語太祖曰名爲求材實覘吾輕重宜答之曰凡材所生必深山窮谷有神司之須白鼻赤驢禱祠然

後可伐如此此則其語自塞已而果然又宋兵與遼戰於
高粱河休哥斜軫橫擊大敗之宋主至涿州乘驢車去
金世宗嘗按鷹高橋見道側醉人墮驢而卧即命左右
扶而乘之送至其家此四事淵鑑類函所未載

誕先登于岸

誕先登于岸朱注岸道之至極處毛傳岸高位也鄭箋
岸訟也按此詩以密人不恭敢違天命而擅興師旅故
設爲天命文王之辭若曰不意密人如此之畔道援取
如此之歆動羨慕且誕妄欲先登高位也今旣侵阮徂

共是敢拒大邦之命矣文王於是赫怒整兵往遏其衆當此征伐之始爰以篤周祜而布告於天下不然天旣命文王伐密矣乃先告以不可如此畔援歆羨豈非贅語朱子又斡旋畔援歆羨二語而謂文王無是二者獨能先覺先知以造道之極至更屬贅話中之贅話矣何以故密人違天興師文王之德足以代天討罪安所用其先知先覺而造道之極至乎是岸字當以毛傳作高位解爲長至鄭氏謂阮徂共三國犯周徂字不作往字解則又漢儒之臆論耳

葛紗夏布

明正德四年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某差吏龔新賫銀一百兩收買廬陵葛紗時王文成公官廬陵令備文乞免又太倉夏布貢宏治間由張國舅始孝宗見而悅之遂定貢御細者至用官價銀三兩惜當時無陽明其人者爲之蠲除以蘇民困也

新羅王詩

唐高宗永徽初新羅國王織錦爲頌遣使來獻頌曰巨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成大定興文繼百王統天

崇雨施治物體含章深仁諧日月撫運邁成康旛旗旣赫赫鉦鼓何鍠鍠滄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玉燭七曜巡萬方維嶽降宰相維帝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皇家唐按唐詩紀事載此頌巨唐作大唐成大定作戎衣定治物作體物邁成康作邁陶唐何鍠鍠作亦鍠鍠滄風凝幽顯上添外夷違命者翦覆被天殃二句

黃氏翰林不壽

羅仲芳棻爲予言順德黃家凡入翰林者皆不壽如侍御玉衡編修紞廉訪經皆四十餘卽卒五代史唐臣趙

鳳家世無五十者此理殊不可曉

記遊四松園事

道光甲辰予年十五初應江南鄉舉試畢戴君豫庭拉遊四松園（即陶文毅所建印心石室）適會稽潘少白先生（諮）寓此延予入詢里居姓字復詢鐵君太史是何輩行予曰叔父也先生問予讀何經從何師予俱詳答因與予縱談辛丑壬寅間海氛不靖事如林少穆牛鏡堂伊莘農裕魯山諸公皆有褒貶語予童子無知唯唯而已瀕行先生持新刊詩文全集見贈予隨手翻閱一卷見五律詩有

坦坦平平地青青白白天一聯請曰先生此詩得毋非大家數耶先生驚喜曰足下知詩乎予曰初學耳時夕陽西墜月光初上門前一池水秋荷尚有殘花四山雲起峯巒在若隱若現間先生指以示予曰何不即景一吟予即口占云波靜月疑動雲多山轉孤先生點頭者再摩予頂謂戴君曰後生可畏也是年冬先生在揚州晤鐵君叔父曰阿買才可愛惜未從吾遊但宜做實在工夫勿務浮華他日未可量矣叔父歸爲予述之予感先生意自是用力於學一知半解未始非先生有以啟

之也

戊午科場案

戊午順天鄉試監臨爲梁矩亭同新提調爲蔣霞舫達甫入闈即以供應事議論不合互相詆諆八月初十日頭場開門蔣貿然出各官參奏蔣褫職梁亦降調識者已知其不祥榜發謠諑紛起天津焦桂樵祐瀛時以五品卿充領班軍機章京爲其太夫人稱壽湖廣會館中大僚半在座程楞香庭桂本科副主考也談次敘及闈中正主考柏公葰有改換取中試卷之事載垣端華肅

順皆不滿於柏思中傷之以蜚語
聞適御史孟傳金奏第七名舉人平齡素係優伶不諳
文理請推治後庚死獄中
上愈疑飭侍衛至禮部立提本科中式硃墨卷派大臣
覆勘諸臣簽出詩文悖謬之卷甚多載垣等乘間聳動
下柏公家人靳祥於獄旋褫柏職
特派載垣端華全慶陳孚恩會訊又於案外訪出同考
官浦安與新中式之主事羅鴻繹交通關節鴻繹對簿
供吐不諱而居間者乃鴻繹鄉人兵部主事李鶴齡也

於是並逮鶴齡時羅織頗嚴都城內外無敢以科場為言者未幾察出程楞香子炳采有收受熊元培李旦華王景麟潘敦儼並潘[redacted]代謝森墀關節事程父子亦入獄訊程時程面語孚恩曰公子即曾交關節在我手孚恩嗒然次日具摺檢舉並請迴避得　旨逮孚恩子景彥孚恩勿庸迴避全案孚恩以見子事甚不樂潘[redacted]者[redacted]侍郎[redacted]子孚恩知潘與程往來密遂以危詞挾侍郎自首侍郎恐如其教而　亦赴獄中矣李古廉清鳳告病在籍侍郎也程供牽連其子旦華解京

審辦古廉憂懼病益劇竟死其餘牽連者惟彭祖舜査
無實據已未二月獄成請先結柏與鴻繹等一案 上
御勤政殿召諸王大臣入皆惴惴麟公魁竟至失儀
旨下柏與浦安鴻繹鶴齡同日棄西市刑部尚書趙公
光偕肅順監視行刑是日柏公坐藍呢後檔車服花鼠
皮褂帶空梁帽在半截胡同口官廳坐候 諭旨浦安
等三人皆坐蓆棚中項帶大如意頭鎖番役數人夾視
之肅順自圓明園內閣直廬登輿大聲曰今日殺人了
錢揆初中翰勗在直廬親聆之抵菜市口即下輿至官

聽與柏攜手寒暄數語出會同趙公宣　旨意氣飛揚
趙惟俯首而已秋七月庭桂父子案結載垣等以刑部
定擬未平允奏稱送關節無論已中未中均罪應斬決
孚恩先乞憐於兩王乃先開脫送關節之陳潘李諸人
而以程父子擬斬決賴　上聖明決庭桂子炳采發庭
桂軍臺効力庭桂出獄暫寓彰儀門外華嚴寺中孚恩
飛輿來候一見即伏地哭不起庭桂曰勿庸勿庸你還
算好肯饒了我這條老命孚恩赧顏而去此案主考柏
正法程發遣惟朱公鳳標僅褫職旋即以侍講學士銜

仍直　書房盡清名素著也同考官內外監試及收掌對讀彌封謄錄等官處分殆徧前有星變此其驗耶後三年肅順緣事籍沒亦棄西市昔周太祖梟蘇逢吉頭適當李崧被刑之所嗚乎異矣

綠蛾

閩縣綠蛾能引客泉州烏藥好防身施肩吾詩人謂綠蛾酒也然酒但名綠蟻並無綠蛾按王子年拾遺記西王母與燕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談炎上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然以映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

賣之上蛾出於員丘之穴此緣蛾之出典也

李白二孫女

白有孫女二一歸陳雲一歸劉勸元和中觀察使范傳正訪得之召見問所由答曰父伯禽不祿有兄一人出遊不返傴於農夫救死而已請敀瘞白於青山之南傳正相與泣下勸二女別適曰不可孤窮失身仗威敀配非所願也范奇之復其家見太平府志宋子京唐書不載陳雲劉勸二人名

訴鏡

萬般物象皆能鑒一箇人心不可明唐僧若虛古鏡詩也隨園先生詠鏡云望去空堂疑有路照來如我竟無人可謂空前絕後

掘得金山

乾隆丙戌甘肅高臺縣民胡𤇆楊洪得等於武威縣山中掘得金山一座經山西民任天喜引驗繳官

華爾

華爾美國部落鈕要人充該國武弁咸豐十年來遊中土經蘇松太道吳煦雇令管帶印度兵十一年冬十二

月逆匪撲吳淞鎮擾及東西擺渡窺伺上海英法文武
各員挖濠築牆籌防剿並會合官兵攻擊軍威甚壯華
爾請於吳煦願隸中國籍伍更易中國服色煦許之令
帶洋鎗隊迎旗浜賊營勢猖獗華爾帶隊轟擊斃賊千
餘人擒斬數百人賊衆驚潰同治元年春正月官軍進
攻天馬山辰山賊營華爾首先衝陣所向辟易踏毀賊
營十一座江蘇巡撫薛煥奏聞得　旨賞給四品頂戴
花翎仍令在松江教習兵勇並著傳旨嘉獎嗣是洋鎗
隊兵勇甚得力名常勝軍即以華爾管帶歸吳煦督道

員楊坊督率逆匪自受懲創退踞天馬山後及陳坊橋等處副將李恆嵩挑選兵勇乘勝攻破賊退入青浦城松江情形稍鬆惟浦東賊蹤徧地距滬城祗一浦隔其大股蟠踞高城鎮欲斷我吳淞要隘薛煥飭吳煦飛調華爾帶常勝軍來滬華爾願告奮勇邀英提督何伯假扮西洋打獵商人親入賊巢察看周圍形勢歸與楊坊同至松江選勇五百六十名駕輪船抵滬泊高橋之天燈港口預約英提督何伯法提督卜羅德各帶鎗炮隊伍並炮船輪船十一隻齊抵該處以炮船排泊浦濱華

爾率隊登岍首先衝入高橋英法二國隊伍列陣於鎮之西路賊在環鎮各村分築距壘六座砲臺五十餘處西面一村爲賊首巢穴遂以常勝軍逕撲該村賊開鎗炮拒敵我軍以洋鎗連環轟擊華爾同時分攻鎮東第二村殺賊三百餘名轉至第三村賊黨且拒且退擊殺尤多尙有居中一大村環築土垣炮臺分列四門內匿賊萬餘憑險堅抗經英提督何伯帶隊馳至與常勝軍易地而戰常勝軍轉至鎮西對準賊之炮臺隔濠力擊鏖戰兩時許華爾冒烟直進破賊營與賊巷戰殺賊一

千五百餘名轉至鎮北一村賊負隅抵拒亦經常勝軍攻入砍殺一二百餘名餘皆潰另鎮東一大壘共屯賊三千餘因見各村皆破賊勢窮蹙猝逃華爾督隊會英法將士向東南窮追登有斬馘追出三十餘里沿村搜捕已無一賊是役也華爾與英法兩提督所帶兵勇併計不過一千五百餘人而敵悍賊二三萬之衆並將賊首吉慶元刺傷墮馬而死浦東以高橋爲扼要之區我軍攻破高橋而浦西之警稍紓浦南以蕭塘爲進兵之路賊負隅蕭塘而浦北之勢愈迫華爾邀同英提督何伯

酌帶隊伍由閔行鎮渡江查探賊營周視蕭塘鎮見該處賊壘堅固挖濠兩道外濠壁排𥟖角內濠密布竹籤大路各築砲臺小路砌牆塞斷賊觀望不敢出巢華爾故作疑兵從容收隊旋約英法提督各帶車砲齊抵閔行鎮二月朔黎明渡過浦南率隊登岸近逼賊卡外國兵列於該鎮西北常勝軍列於西南對準賊營火器齊發賊憑壘抵拒鎗炮子落如雨華爾屢撲賊濠登受鎗傷七處賊堅伏不出幸英法車砲猛列西北賊勢漸靡華爾分隊涉濠而過攻破西南砲臺外國兵亦乘勢撲

入會合與賊巷戰斬馘千餘名並爾仍率隊焚燒賊巢踏毀砲臺五座殺賊不計其數並陣斬助賊夷匪十餘名賊再三回撲常勝軍以洋鎗直前奮擊並先於東南路大屋中埋伏鎗勇兩隊齊起截殺賊始大敗訊據生禽逆匪供稱蕭塘逆首李姓南橋逆首亭天安王姓均被我軍殺斃華爾正與英法將士會商進攻南橋適松江寶山各賊分股四出撲犯泗涇七寶月浦野雞墩等處而平湖之賊水陸並進意圖竄犯泖涇薛煥因飭華爾率常勝軍暫回松江並飭各軍均回原防徐圖進取

奏入 賞華爾三品頂戴青浦大股逆匪東自桐石村西自朱家角水陸並進圖犯松江自二月初間竄撲泗涇各營華爾領洋鎗隊八百名馳抵泗涇卽由中路進攻首先衝入賊陣鎗斃騎馬黃衣賊目二名奪取繡龍黃綢大旗一桿賊眾驚惶擾亂常勝軍一擁而上連環施放洋鎗斃賊無算生擒一百二十餘名餘匪大敗奪路奔逃踏斷浮橋淹斃尤多中路之賊靡有孑遺華爾復助水軍奪獲炮船十二隻燒燬炮船十餘隻小船百餘隻立解泗涇之圍三月奉 上諭華爾率隊剿匪迭

著戰功前經賞加三品頂戴此次衝鋒陷陣尤屬異常
奮勉著加恩賞加副將銜以示破格優獎等因欽此賊
於屢經擊敗後復盤踞王家寺龍珠菴等處華爾與都
司王步雲等會同英法提督及新到俄國兵會防局炮
勇由上海馳至七寶諸軍會合直攻王家寺之賊齊出
拒敵中外隊伍三面環列先之以洋鎗繼之以炸彈火
箭賊營六座同時火起賊大亂常勝軍與英法各兵當
先衝入烟燄中大呼奮擊擒斬甚多賊益不支向北奔
潰沿途擊殺及落水淹斃者不可數計追至諸翟華漕

等處踏毀大小賊卡十餘餘匪向南翔而竄華爾復帶
小隊欲赴泗涇與李恆嵩乘夜攻擊何伯偕往甫近龍
珠巷賊營賊即施放鎗炮阻截去路華爾督勇迎擊無
不一以當百賊憑牆堅拒我軍連放炸彈華爾率領中
外士卒冒烟撲進立將賊營九座攻毀兩日之戰均獲
全勝共計生擒長髮悍賊八百餘名奪獲戰馬百餘匹
旗械僞印等物一千一百餘件泗涇七寶之路既通松
江上海之嚴縣解逆賊在王家寺龍珠巷連營數十里
深溝高壘與嘉興聯爲一片意在步步爲營直薄上海

城下華爾每戰必先所向披靡其部領隊法爾師等四人均受重傷裹創力戰出力異常四月薛煥奏曰華爾約同英法兩國將士攻破高橋蕭塘賊壘力辭官軍協助獨顯其功臣仍令各營出隊爲之聲援截賊兜抄之路王家寺龍珠菴之役各營呈驗俘馘及受傷士卒均經查明屬實故法國提督卜羅德同軍抵滬曾爲臣言在防兵勇不乏能戰之人華爾陷陣衝鋒實爲諸軍之冠臣屢戒其恃勇輕敵每戰必飭官軍策應其所教習之常勝軍初止二百餘人以次漸至千餘人操練實極

認眞臣先已就各營兵勇陸續選派吳煦亦有添募壯勇一並交令教練約計共有三千餘人察其才力亦止於此過多即恐不能盡精抑臣更有鰓鰓過計者華爾由吳煦與楊坊僱募教習中國兵勇若第令練成勁旅歸我調遣其法實爲盡善竊覘華爾近日漸覺志滿氣驕隱然以常勝軍爲己任所部進止自爲主持每遇出隊不能如官軍之令下即行大有不受羈勒之意且每戰必求重賞谿壑亦未易盈外國人皆利好勝積習固然但性與人殊心尤難測臣本不敢保其始終如一惟

當黜爲裁制化其桀驁不馴萬一所部過多恐有尾大不掉之慮時人見其五戰五捷交口稱揚而吳煦等信之過深以爲長城可恃臣竊謂駕馭外國之人似應操縱在我庶可得其用而不受其害疏入　諭曰現在李鴻章所帶湘勇到滬即可將滬上各營力加整頓不必專藉華爾之軍方能剿賊著薛煥李鴻章酌量情形如果兵力已敷堵剿即可無須再添以杜後患等因欽此五月華爾上書總理衙門畧云去冬浙甯失守粵匪盤踞至今華爾探得該逆意圖造辦輪船置備各式精工

鎗炮爲此熟商英提督何伯前往剿除華爾當經撥派常勝兵勇復先馳赴浙甯之江北岸防剿隨時接應我軍甫及半途英法二國已經規復甯郡我軍聞捷星馳隨同各門防守共計常勝兵勇七百名但甯郡地近海隅潮通歇浦最爲扼要須得就地添募壯丁五百名合力固守方可無虞伏思甯郡原係浙江未奉憲檄本不當越疆進剿竊念志切同仇不違請令會同官弁協力夾攻致干罪戾嗣今規復地方漸多而攻守兵勇不足可否恩賞微權隨時各防調堵旋經總理衙門以中國

定例凡屬員弁如有禀陳必須先行禀知專閫大員代
爲申呈軍中體制一切軍務均歸管轄之統兵大臣調
度紀律綦嚴該副將率具禀呈殊於體制不符應恪遵
中國法度不得遽行越禀咨行上海通商大臣江蘇巡
撫轉飭遵照嘉定靑浦二城克復後中國兵勇三千外
國兵三百協守嘉定華爾所部專守靑浦乃援賊大股
驟至合圍洋人若守旬日力不能支挾中國兵退回是
月狩兵會剿南橋法提督卜羅德陣亡華爾帶西兵三
千餘名會合官軍克柘林奉賢二城並踏毀賊營七月

華爾率常勝軍會同李恆嵩攻青浦城南門以輪船駛進城河安放大炮轟倒城垛數處賊不敢接仗全退入城華爾復將南門城牆轟裂十餘丈噴筒洋鎗並放城頭悍賊紛紛倒地我軍一擁而進賊衆拚死由西北兩門奪路而逃青浦縣城自四月間復被賊踞至是又克華爾先於七月隨同官兵收復餘姚縣城八月念五日餘姚復陷華爾僅帶常勝軍一百四十二人往攻正在督隊登城遽被賊鎗擊中胸腕殞命署江蘇巡撫李鴻章督令吳煦等為改中國冠裳買棺收殮葬於松江城

外奏請優卹爲之豐碑高塚表揚事蹟而常勝一軍允華爾遺囑飭白齊文管帶云此係傳體故於薛公李公皆書名

五斗

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王無功嗜酒飲至五斗不亂乃作五斗先生傳皆隱逸中具眞性情者

五十以學易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朱子是之且引史記假我數年爲證案何晏註云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

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此論甚明晰又按說文加語言加增也卽曰增我數年解亦無不可

楊六郎

宋楊業子延昭以善戰著在邊二十年契丹憚之呼爲楊六郎此楊家將小說之張本

亂字

亂字作治解惟書經臯陶謨盤庚梓材洛誥此外無聞馬融注予有亂臣十人亦訓亂爲治朱子雖引馬氏解

而下復注曰亂本作𤔔古治字也似朱子亦頗疑之按
論語二十篇凡用亂字者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子不
語怪力亂神勇而無禮則亂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亂也關雎之亂唯酒無量不及亂巧言亂德
惡鄭聲之亂雅樂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皆從本字何
獨於亂臣亂字別有假借明係𤔔字錯書耳至關雎之
亂鄭康成曰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太
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故洋洋盈耳聽而美
之是樂之卒章解亦不稱

粵東舟人挽篙

屈翁山廣東新語曰江自湞湟武諸水以下至清遠一路灘高峽峭水多亂石其船食水淺率以樟木爲之底薄而平無橫木以爲之骨放之順流遇砐硪大石一折而過勢如矢激故曰紙船其逆崩流而上者觸崖觝礐隨石迴旋撐者鈎者數人牽者數人牽者在隄岸或怪石間爲深林叢箐所蔽前後不相顧舟子慮其或過或不及衝陷石稜則終日大呌呌且如哭如相殺聲一一悽酸鬱怒或於石告哀或與石拒敵其船乍前乍卻

前者如縛虎後者如搏熊一篇失勢舟破碎漂沒入於渦盤矣故舟子非强有力者不能勝故曰鐵船張瘦銅中翰詩曰羣山萬壑峽門通一路沿洄地勢窮小村無心詩宛合入歌入哭水聲中予往來西北兩江方知此詩之妙

自娛兒戲

老臣妄竊尊號聊以自娛此南越尉陀語也遼道宗咸雍三年有司奏新城縣民楊從謀反僞署官吏上曰小人無知此兒戲耳僭號而曰自娛謀反而曰兒戲大奇

和凝衣鉢

宋書范質傳和凝典貢舉重質文遂以自昔登第名在十三即擢質第十三貢閤中謂之傳衣鉢蓋五代時故事如此按五代史云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己及第時名次爲重凝及第第五是科第五范質也一作十三一作第五未知孰誤

莧陸

易莧陸夬夬子夏傳木根草莖剛上柔下也馬氏鄭氏王氏皆云莧陸一名商陸方密之通雅爾雅蓄藚毛曰

惡菜鄭曰商陸查毛鄭箋註司農并無以蓄爲商陸解

按玉篇蔏陸蓫也募也募即所謂枝枝相對葉葉相當者蓫亦作陸程

傳莧陸感陰氣之多九五當決之時爲決之主而又不

爲暴合於中行此正合剛上柔下義特專以今馬齒莧

屬之莧陸恐亦未當不如正義直以草之柔脆者爲斷

較更精確蓋莧有白莧赤莧人莧五色莧等名種於園

圃生於野田隨處有之似不必拘定馬齒莧一種董遇

獨謂莧人莧陸商陸分爲二物按莧之名見於本草有

六而博雅之蔏爾雅之蓄皆爲莧至菜名連蟲陸草名

蕭陸又陸之實證也鄙意渾言陸而統名之則草之柔脆者五字最明晳別言陸而分名之則董氏之說亦不爲無見毛檢討仲氏易以莧爲茶以陸作高原究涉牽強若惠定宇本虞氏易莧讀如莞爾而笑之莞陸爲和睦之睦且引漢唐扶頌嚴舉碑郭仲奇碑作陸字的據穿鑿附會以之解經入魔道矣

驅鱷

伯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但云禽獸逃匿耳禹治水掘地而注之海但云驅蛇龍而放之菹耳韓昌黎作鱷魚

文運其雷霆斧鉞之筆而鱷魚竟徙蓋浩然中存足懾醜類易所謂信格豚魚也宋陳文惠堯佐判潮州有張氏子隨其母濯於江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命吏挐小舟操網捕鱷鱷至暴非網可得及是竟弭首受網因作文肆諸市而烹之明夏侍郎原吉時鱷魚復出夏令漁舟五百隻各載礦灰以擊鼓為令聞鼓聲漁人齊覆其舟奔竄遠避少頃如山崩龍戰至暮寂然無聲鱷魚種類皆死於海濱此二事夏之殄除容或有之陳能使鱷魚俯首就網恐未必然自來為賢哲作傳多傅

會其奇行異聞以爲不如此不足表其氣概然而爲益

禹所竊笑矣

外江

寇萊公謂晏元獻爲外江人眞宗顧元獻曰張九齡非

江外人耶今廣東轉稱各省人爲外江老

仙詞

楊升庵曰世傳沁園春及解紅二詞爲呂洞賓作按沁

園春詞宋駙馬王晉卿初製此腔解紅見則五代和凝

歌童凝爲製解紅一曲初止五句見陳氏樂書後乃衍

爲解紅兒慢焉有洞賓在唐預知其腔而塡爲此曲乎此論駁得極痛快近倓官林鄉老輯海天琴思錄載關帝降乩江西月詞一闋亦無稽之甚也

水神

明編脩戚瀾爲鄱陽湖水神曾見夢於邸文莊公夫人得免溺舟之阨文莊有文祭之乾隆間新建裘文達公卒託夢其家人云爲燕子磯水神故隨園老人有詩云江神如識我應送好風多

晚晚

吾皖桐城人呼叔曰椒椒按明史惇痛餘雜錄辰州俗呼叔曰晚晚言晚得也有稱父爲晚晚者認爲伯之子言易長養無刑尅也

瓦氏兵

明石砫秦良玉屢立戰功夫人而知之矣嘉靖時倭寇作亂有田州瓦氏兵甚驍勇瓦氏土司岑彭妻也以婦人將兵頗饒紀律所至秋毫無犯

王振

永樂末詔許學官考滿乏功績者審有子嗣願自淨身

入宮中訓女官輩時有十餘人後獨王振官太監正統初居中得寵至張太后崩權傾中外歲巳巳也先犯邊勸上親征乃没土木之難世莫知其由教職故識之以示後見明黃傳閱中古今錄今明史宦官傳亦不載

使窮百姓有飯喫

漢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明崇正間崑山蔡忠襄德懋巡撫山西召對時思陵問致治之要對曰天下變亂皆由民窮爲盜臣任撫綏當使窮百姓有飯喫耳然愛民先察吏察吏莫先臣自察臣不公不廉

何以服僚屬心願正己率屬俾民不爲盜而臣無可見之功不願殺害百姓以成一己之名云云嗚呼如忠襄者可謂言行相符者矣按明史忠襄事蹟頗多脫畧當以魏叔子所撰忠襄傳爲詳

土墼

墼古歷切又吉歷切音激說文瓴適也一曰土墼未燒磚坯末聲牧司領內外坊監使副判官比他司俸入最優又歲收土墼錢頗多以充公用見歐陽文忠歸田錄

不棄盲妻

鈕玉樵豫觚載項城韓垍不肯毁婚臧氏盲女以爲宋之劉廷式再見吾郡鳳臺劉公志本其夫人亦雙瞽也初夫人之父以其女無目招劉公之太翁欲辭婚太翁意未決問公公毅然對曰是何言歟兒與若結髮爲夫婦使我瞽若亦將辭婚耶太翁首肯遂迎娶如禮未幾公成進士出宰劇邑今孫曾繩繩皆夫人之所出也公爲先世父戊辰同年

果然　怪哉　雖

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身如猨犬面通身白毛

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見南州異物志漢武帝幸甘泉坂馳道有蟲蟠而伏地赤如生肝頭目口鼻耳齒盡具東方朔曰此蟲名怪哉秦始皇拘繫無罪幽殺無辜衆庶愁怨咸仰首歎曰怪哉怪哉憤氣所生此必秦故獄處公孫宏按地圖果秦獄地見東方朔別傳傅宏業宰天臺縣有人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歧謂之㹳傳識之曰雖以醉反非㹳也雨則懸於樹以尾塞鼻後驗之信然見唐于逖聞奇錄

七十二歲中試

宋紹興間黄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州人唱名時高宗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爲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云云見羅大經鶴林玉露同治庚午余提調粤闈塡榜時第二十四名順德縣恩貢生劉樞閱其年七十二矣李愜垣吏部與之交好據云劉精神强健猶航海北赴春官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

記慧能生卒之誤

七修類稿載六祖姓盧名慧能唐貞觀戊戌生年七十六開元三年八月十三日沒廣東通志載惠能生貞觀十二年二月八日子時先天二年八月初三日端坐至三更遷化春秋七十有六肇慶府志所載與通志同惟生於貞觀十二年作二十年按貞觀十二年戊戌至先天二年癸丑實七十六年與壽七十六之數相符當以生於戊戌卒於癸丑爲斷若云開元三年則不止七十六歲矣至五祖以達摩所傳衣鉢付惠能中宗時詔內侍薛簡馳迎惠能不肯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

以供奉養七脩類稿謂元宗賜織成淡山水衣志亦不載惟記上元二年肅宗遣使請衣鉢供奉永泰元年代宗夢師請衣鉢勑制史楊緘曰朕夢惠能禪師請傳衣袈裟卻歸曹溪即韶州寶林寺今遣鎮國將軍劉景崇頂戴而送可于本寺如法安置云其沒時類稿作八月十三通志又作八月初三應考嘉慶戊寅阮文達總制兩廣增修廣東通志至道光壬午告成編纂悉委之揚州監生江藩舛誤甚夥惜咸豐辛酉重鏤板時陳蘭浦諸君亦未能細加較正也

楊妃體弱

玉環體肥而香山居士詩一則曰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再則曰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藍面

唐盧杞面藍宋丁大全面亦藍色皆姦臣也

彭祖壽

寰宇記殷賢臣彭祖顓帝元孫至殷末壽七百六十七歲據此則世稱八百歲者亦舉成數而言之耳

不通時務

金兵再下唐恪請駕西幸洛連據秦雍以圖興復開封尹何㮚入見引蘇軾所論周之失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遂決計死守已而城陷明甲申之變李建泰請駕南巡大學士范景文等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兵科給事中光時亨以諸臣欲爲唐肅宗靈武故事景文等不敢復言已而國亡讀書不通時務足致悞事彼何㮚光時亨者非宋明之罪人耶

蕉軒隨錄卷四終